



于明娥

风过西窗

风过西窗

于明娥 著



1267
1548
B3J27/0802

江苏文艺出版社

风过西窗

作 者:于明娥

责任编辑:江川

责任校对:吉木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体育学院印刷厂

787×1092mm 1/32 插页 2 印张 6.5

字数:110000 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31-6/I·1143

定 价:1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于明娥，1959年生于江苏苏州。笔名余音、雨妮、雪晴等。

北京物资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担任报刊副主编、主任记者及专栏作家。已出版学术著作4部，发表散文作品及论述文章百余篇，本书为个人首部散文作品集。

大珠小珠落玉盘

——《风过西窗》序

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江苏老乡于湘琴父女。父亲是一位历经烽火沧桑的执着于事业的老干部；女儿似乎深受家传学养的影响，但又多了女性特有的灵气、敏感与纤细。这就是本书作者于明娥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过了十多天，友人拿着作者一叠书稿，嘱我为之序。先是本能地觉得力不胜任，继而读遍全书。正如作者所说，散文是最具个性化的文体。有比较广阔驰骋的空间，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读完本书，给人以形散而神聚、大珠小珠落玉盘、五彩纷呈而又掷地有声之感。

作者是女性，她对女性的观察似比我们男子更入微。她写影星潘虹，“像深潭一样迷人”，写她的孤独确是一种教养。我也有幸结识过潘虹，很与作者有同感。作者写杨丽萍的独舞世界，表现出最本质而深刻的人性，这正是我看杨丽萍《雀之灵》等独舞之后的内心感受。她还写到一些假托的不知名的女性，如与乔有深爱而又独立的“芸”，闯出国门在偶然机遇中创业的“杰妮”等等，都给人以清丽、质朴之

感。

作者也写男性。《爸爸先生》写自己的丈夫，自是人木三分。写外公和儿子，更是亲情脉脉，温馨沉沉，颇耐咀嚼，引人入胜。她还写到于光远老人珍藏的铅笔头，老人对来访者指路的细心关怀，活脱脱地把一位宽厚而资深的大学者风范勾勒出来了。《他从清澈与灵光中走来》写她读周国平散文的心灵感受，读了也很受感染（尽管我从未见过此君）。

因此，写人物或由事及人，本书是有它的特色的。

更具特色的是书中描绘的斑驳世象。作者对金钱主宰下的“商人时代”的目击；对读书人朴素人生的认定；对声色之娱“毒瘾”的讥讽；对现代人追求时尚却又难免流俗的诊断；对“现代童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迷惘与错位，对男人物质化命运的慨叹，都能发人深思。作者借“露吧”（路边酒吧）引发出人的素质问题的感慨，“享有一个到位的人文环境，还需要过很多年，不仅仅是搬进几张桌椅板凳的事。”

无论是描景、写人、叙事，作者都有画龙点睛式的议论，在俊俏与浪漫，细腻与柔美之中，闪烁着灵思与犀利的言辞。因而她的散文富有杂文的色彩，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政论。作者自白：“游弋于理性与色彩、庄严与散漫、坚实与空灵、超拔与遁入之间，就成为我赖以平衡的生存状态”。这本《风过西窗》，我认为是一次成功的糅合探索，不给人以说

教或空论之感。

作者还年轻，愿有更多的佳作继之问世。

吴榕于四乐书斋

1998年4月26日灯下

(吴榕，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杂文学会名誉会长)

目 录

心绪泊地

- 缥缈的东台(3)
- 别梦姑苏(8)
- 生命无法复制(13)
- 季节的风景(18)
- 他从明澈与灵光中走来(22)
——读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 喜爱潘虹(27)
- 独舞的世界(32)
- 宽厚长者(35)
- 职业的逃亡(42)
- 购物搭档(46)
- 午后,阳光依旧(49)
- 年债(53)

时尚履痕

- 露吧(57)
- 艺术向生活走来(61)
- 美丽不相信天然(65)
- 时装做足女人味道(69)
- 声色之娱(73)
- 胖瘦有命(76)
- 百无一用是书生(80)
- 商人时代(84)
- 儒者为商(88)
- 期货不再让女人走开(92)
- 由体育教练说开去(96)
- 现代童子(99)
- 胭脂女孩(103)
- 追风少年(106)
- 女人一种(109)
- 男人物质化(112)

家园扁舟

- 感性天地(116)
- 路口·阳台·手拉手(122)
- 这一天,非比寻常(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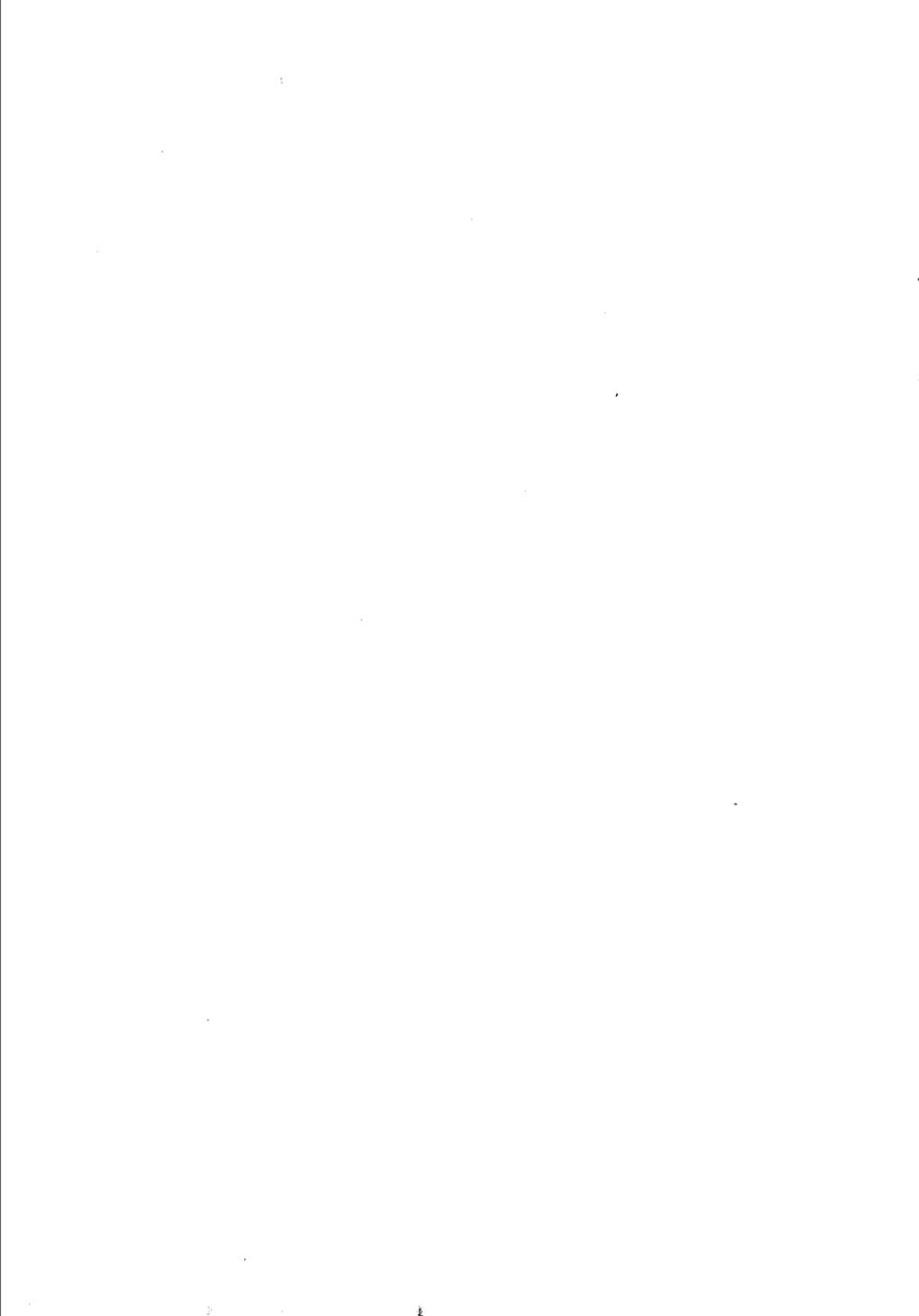
爸爸先生(130)
一鼎一镬的幸福(134)

城市故事

优秀女人与假想敌(140)
走出昨天(146)
情人节挥别情人(153)
无心傍款(159)
走国门的女人(164)
散户(170)
笔墨酣畅 心如止水(176)
走进期货圈(182)

风过西窗(代结束语)(191)

心绪泊地



·缥缈的东台·

缥缈的东台

宿眠五台山的夜，在相邻寺院的一声声晨钟中醒来。晨雾环绕的台怀镇酣睡如婴。一千九百年前汉明帝的一把赛法大火，播种下了这台怀镇上依坡而立、咫尺相望的一座座庙宇、一排排殿堂、一尊尊佛像和延绵不断的香火及一代接一代的僧人。

去日，跟随在旅行社地陪的小黄旗下，穿行于一道道寺院高墙和金顶铜幢彩幡间，佛主、菩萨、罗汉的造像，墙壁上的舞伎、乐师、狩猎人、神灵、魔怪依次涌到面前，与你面面相觑，这是一个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世界。莲花宝座上的三世佛，金箔塑身、双眼微重，一副庄严妙相，无喜亦无忧，我猜想这可能就是佛的最高境界，无欲；而另一些菩萨则体

·风过西窗·

态俊美，褒衣博带，仿佛已远离苦海，进入自由无碍的禅悦境界。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匍匐在佛像前顶礼膜拜，虔诚可见肝肠。为求天地神明、宗庙社稷的荫庇之恩，万圣之尊的皇帝老儿都要年年岁岁烧香礼佛，可以想见，无依无靠的贫弱百姓，对大慈大悲能够避祸消灾的菩萨，该是怀着一颗怎样的虔诚之心了。

此番发现在朝香的人当中，有着许多黝黑、强健的壮年汉子，他们剽悍的身躯夹杂在老弱中间向着佛像匍匐跪拜，愈发显出谦卑。这不由让人联想起某著名歌星扑朔迷离的出家传闻和一批影视明星相继皈依佛门的报道，看来，物质发达的社会，的确给人带来了更多的企求和烦恼，因此亦有当今佛教的抬头。然而，在我这个“异教徒”看来，一个真正的信徒，是不该对佛怀有现实利益的索求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信仰了。或许，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一个人，不到完全无能为力、生不如死的决绝地步，是难以体验宗教的博大精深，超凡力量的。

记得昨日行至显通寺无量殿旁，正值寺院僧侣们上堂诵经，曾俯在门外谛视，静穆的殿堂内，香烟袅袅，钟鼓梵呗之声雄浑，盏盏酥油灯映照着布幔垂掩的佛像，愈加神秘幽深，此时续续绵绵音韵中和的诵经之声洒向殿外，恍惚给人一种向往出世的异样感召。然而，只一刻间，你就从庄严的修行道场来到了喧嚷的街市，一串串佛珠，泛着绿色的青铜

·缥缈的东台·

佛像与女人的胸衣内裤杂陈在一起，披袈裟的僧侣与穿着时髦花哨的游人、七里八乡的香客及村民并肩从你身边交错而过，心中不由叹息，此间僧人，虽身居山林，却被这万丈红尘围困，未必享得清静，也难怪这显通寺里会出现一个经不住诱惑，而与乡村女子同浴的带箭菩萨了。行间，传闻此间寺庙多富有，最低等级和尚的收入也高过种田的农夫，寺庙住持“年薪”数十万元。还道听途说一高僧圆寂之时，曾留下百万元资产，便有一民间女子自称僧人情妇，携与僧人所生的私生子前来分割遗产，由此闹出了一场轰动的官司。此话听来实觉逆耳。出家人本应趋山林、住茅棚、吃粗茶淡饭、穿素色衣、不娶妻、不蓄财宝，而如此的阔绰有余、养尊处优又如何入得禅境，慈悲喜舍待人呢？

但愿徒然一则“传说”而已。

可又哪里去寻一处超然于尘世外的净地呢？

不觉中，旅行社的巨型客车已经驶离台怀镇，向百里外的又一名胜悬空寺开去。客车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缓缓盘亘，清凉山高原牧场的风景长卷般地在眼前铺展着。天上长云飘垂，空气清润如水，一团忽聚忽散的氤氲之气在高耸的山峰和低缓的山峦间游动，远方的宝塔、琉璃屋顶，笼罩在旭日迷迷蒙蒙的淡金色里。此时，汽车渐行渐高，视野逐渐变得开阔辽远。豁然间，在东方茫茫沧海中凸起的一柱山峰上，一座小小的仿佛随时会被云海吞没的寺庙——

·风过西窗·

五台山东台顶望海寺，在我们的视野里缥缥缈缈若隐若现了。

那一刻，我所受到的震撼，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感应，是任何一座金碧辉煌、气势如虹、华丽如宫殿般的庙宇，远远无法比拟的！

晨雾中的东台顶显得如此静谧，仿佛一座孤岛已沉睡千年。绵绵亘亘重重叠叠的山脉将其与尘世隔绝，无论怎样的喧嚣到达那里都已复归平静。它似乎在以恒久不变的姿态俯瞰尘世，人间的功名利禄与情欲一如浮云尘埃。

它是那样邈远高耸，充满神圣的意味，与其说是在地上莫若说是在天上。想必，那上面仅有的两位守寺僧人，日日与祥云为伍，伴天籁之声，定已是身如云影，心地泯然，万般皆空了。如果说，冥冥中，此行的目的是为作一次朝圣的话，我终于在这瞬间的谛视中找到了一处圣迹，一处可以安放一双被世风所染的瞳孔，安顿一颗浮游之心的所在。

从来不赞同遁世，不赞同将生命的菁华锁闭在深山壑谷之中的人生，正如林语堂先生所云，“只有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七情和心灵始终和谐”的人生，才是人类生活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然而，在今天，要保持这样一种和谐，我们其实时时需要一种谛视，它指向澄明、空灵和静穆，它能引领我们的心灵绕过俗世的泥泞，翱翔于一片蔚蓝之上。

·缥缈的东台·

此刻，东台望海峰上的云雾渐渐散去，那深灰色的翘檐，力道苍劲，斜向天际，仿佛正蕴涵着无穷力量，排空而来。